



文藝叢刊乙集

紅樓夢本事辨證

壽鵬飛著

紅樓夢本事辨證

壽鵬飛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一九五三年一月
上海商務印書館



3 0663 3504 7

1114012

序

余所草石頭記索隱，雖注重於金陵十二釵所影之本人，而於當時大事，亦認爲記中有特別影寫之例。如董妃逝而世祖出家，卽黛玉死而寶玉爲僧之本事。尤初被喇嘛用術繫魔，卽嫂叔逢魘魘之本事。亦嘗分條舉出。惟不以全書爲專演此兩事之一而已。王夢阮沈瓶二君所著之紅樓夢索隱，以全書爲演董妃與世祖事，已出版十五年矣。同鄉壽渠林先生新著紅樓夢本事辨證，則以此書爲專演清世宗與諸兄弟爭立之事；雖與余所見不盡同，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此類考據，本不易卽有定論，各尊所聞，以待讀者之繼續研求，方以多歧爲貴，不取苟同也。先生不贊成胡適之君以此書爲曹雪芹自述生平之說，余所贊同。以增刪五次之曹雪芹，爲非曹雪芹而卽著四焉齋集之曹一士，尤爲創聞，甚有繼續研討之價值。因慫恿付印，以公同好。十五年六月三十日蔡元培

紅樓夢本事辨證

會稽壽鵬飛架林甫述

二十年前。卽聞吾鄉蔡子民先生。有石頭記索隱之作。每恨未視。辛亥之冬。先生由柏林返國。道出大連。航海南下。適余山溇陽避難。同舟赴滬。因詢先生索隱一書概略。先生爲言。凡所徵引。皆本官私記載。有事實可佐。他日或當出版。余亦略舉所聞相質。先生許爲近理。迨後海上書肆。以先生是箸付印。流傳頗廣。石頭一記。至是始引起一般讀者。爲本事考證之注意。號爲紅學。首有王夢阮沈振廣兩氏紅樓夢索隱之作。雖未的當。頗有興味。近如胡適之氏紅樓

夢考證。錢靜方氏紅樓夢考。俞平伯氏紅樓夢辨卷。魯迅氏（即同閨周樹人君）中國小說史略第二十四篇。類皆博采羣言。詳語精擇。足發後人之蒙。其間有根據前人成說。而引伸足成之者。有推倒一切。自創異說者。有就書而觀察。不欲加以影事之推測者。有搜考成書。及出版時代者。甚至彼此主奴。互爲爭辯。迄爲聚訟公案。綜觀諸氏之說。自以蔡書爲能窺見作者深意。而胡氏駁之獨甚力。平心論之。蔡氏不免爲徐柳泉之說所拘。更引當時諸名士以實之。致多牽強。若胡氏竟指爲雪芹自述生平。則純乎武斷。反不如陳獨秀氏悉數推翻諸家影事之說。而純作言情小說觀之爲斬卻葛藤也。（見陳君紅樓夢新序）然使竟如陳君之說。廢棄本事。專觀情迹。則又何解於本書開宗明義。所謂「故將真事隱去」之旨。是明明有真事在。背影矣。後之讀者。又何忍抹卻作者深心。而以尋常小說等視之耶。茲故列舉所聞。取其近理者。佐以事實。加以折衷。以就正於當世之爲紅學者。中華民國第一丙寅歲春分前一日。

紅樓夢本事。諸說互異。就所聞見。列舉如后。

(一)有謂紅樓夢書中人。皆影當時名伶者。

樗散軒叢譚。紅樓夢實才子書也。或言是康熙間某府西席某孝廉所作。巨家故間有之。然皆抄本。乾隆時蘇大司寇家因此書被鼠傷。遂付廠肆裝訂。坊買藉以抄出付梓。世上始有刊本。惟止八十回。臨桂倪雲璠太令鴻言曾見之。其後四十回不知何人所續。或謂高蘭墅所補。又謂無錫曹雪芹添補。皆無確據。洞庭王雪香先生取此書加以評點。亦無出色。最可笑者龍潭廣雲友批本。共數百條。泛論迂談。無理取鬧。謂欲表作者苦心。吾不信也。惟顧名思義一則。及說黛玉身子。是干淨無瑕。故不許其嫁而死。又說黛玉生日。打扮宛如嫦娥。演的新戲藥珠記。說扮的是小旦嫦娥。因墮落人間。幾難完璧。幸經觀音點化。未嫁而死。以爲明明說到黛玉深處。又云薛氏梨香院。後以居女優而讓出。既爲教戲之所得。勿謂梨園耶。則薛氏可知。而寶釵愈可知。余謂梨香院卽隱寓梨園意。院與園同音。雲友此說。獨有

見到處。

按楊散軒叢譚一書。尙未考得作者姓氏。大約爲乾隆時人所著。此節從近年出版小橫香室主人編輯之清朝野史大觀轉錄。所云康熙間某府西席某孝廉所作。說最早。亦較可信。且因此可知程小泉高蘭墅付印活字版本以前。已有蘇司寇家流傳之坊肆初刻本矣。書止前八十回者。蓋爲曹雪芹增刪時最先底稿。未成全書時之抄本。其後四十回。因雪芹成書較遲。未及加入耳。至以此書爲僅以優伶爲書中人物。桂子者。直以品花寶鑑例視紅樓。淺之乎讀紅樓矣。倪雲壺鴻。箸有桐陰清話若干卷。

（二）有謂記金陵張侯家事者。

海昌蔡谷居士周春松藹甫。紅樓夢隨筆第一章。紅樓夢記云。「乾隆庚戌（庚戌爲乾隆五十五年。在程高兩氏序印紅樓夢之前一年）秋。楊曉畊語余云。雁隅以重價購抄本兩部。一爲石頭記八十回。一爲紅樓夢一百廿回。微有異同。愛不忍釋手。監臨省試。必攜入

園中傳爲佳話。時始聞紅樓夢之名。而未得見也。壬子冬。知吳門坊間已開雕矣。茲若賈以新刻本來。方閱其全。相傳此書爲納蘭太傅而作。余細觀之。乃知非納蘭。而敍金陵張侯家事也。憶少時見爵秩便覽。江寧有一等侯張謙。上元人。癸亥甲子間。聽父老談張侯家事。約略與此書相符。再證以曝書亭集。池北偶談。江寧通志。隨園詩話。張侯行述諸書。遂決其無疑。按靖逆襄壯侯勇。長子恪定侯雲翼。幼子寧國府知府雲翰。此寧國榮國之名所由起也。襄壯祖籍遼左。父通流寓漢中之洋縣。既貴。遷於長安。恪定開闢雲間。後移家金陵。遂占籍焉。其曰代善者。卽恪定之子宗仁也。由孝廉官中翰。襲侯十年。結客好施。廢家貲百萬而卒。其曰史太君者。宗仁妻高氏也。建昌太守琦女。能詩。有紅雪軒集。宗仁在時。預埋三十萬於後園。交其子謙。方得襲爵。其曰林如海者。卽曹雪芹之父棟亭也。棟亭名寅。字子清。號荔軒。滿洲人。官江寧織造。四任鹽巡。皆則何以腹詞曰林。蓋曹本作譬。與林並爲雙木。作者令張字曰挂弓。顯而易見。於林曰雙木。隱而難知也。賈雨村者。張鳴鈞也。浙江烏程人。康熙乙

宋科官至順天府尹而罷。鳴謙先曾視職亦復正合。乃書中最著眼之人。其第二章紅樓夢評例第三章紅樓夢約評。首黛玉卽碧玉之意。取偷嫁汝南之義。又言甄賈爲賈氏甄妃之意。又言錢竹汀宮詹云。金陵張侯故宅。近年已爲章樂桂所買。又言李執爲李廷樞之女。江寧人。

按周氏此說。頗見新奇。然細按之。皆穿鑿影響。鮮有確證。聊備一說。可不深論。其書亦未出版。原寫本現藏吳廷氏。

又三有謂紀故相明珠家事者。

浙人陳康祺郎潛二筆（卽燕下鄉叢錄）記姜宸英典康熙乙卯順天鄉試獲咎事。因及其師徐柳泉時棟之說云。小說紅樓夢一書。卽記故相明珠家事。金釵十二。皆納蘭侍御所奉爲上客者也。寶釵影高澹人士奇。妙玉卽影姜西溟宸英。妙爲少女。姜亦婦人之美稱。如玉如英。義可通假。妙玉以君經入閨。猶西溟以借觀藏書就相府館。以妙玉之孤潔而橫。

羅盜窟。並被喪身失節之名。以先生之貞廉。而瘐死圜扉。且加以嗜利受賂之謗。作者蓋深痛之也。

俞曲園樾小浮梅閒話。紅樓夢一書。世傳爲明珠之子而作。明珠子名成德。字容若。通志堂經解。每一種有納蘭成德容若序。卽其人也。恭讀乾隆五十一年上諭。成德於康熙壬子中式舉人。癸丑成進士。年甫十六。然則其中舉人止十五歲。於書中所述頗合也。

錢靜方氏紅樓夢考。旣引用陳康祺俞曲園二說。更據納蘭容若所著飲水詞抄中有

「忘婦忌日有感金縷曲詞句云。此恨何時已。灑空階。寒更雨歇。葬花天氣。」謂葬花二字。卽從黛玉葬花一段故事脫卸而來。因斷定黛玉卽爲容若德配。其集中他作亦多賓從間附贈之什。如南豐梁份及西溪賀夫蓀友迦陵聖當皆在金釵之列。又飲水詞有滿江紅一闕。爲曹子清題其先人所構襟亭。子清卽雪芹也。爲雪芹與容若有文字淵源之證。

張維屏氏詩人徵略云。「賈寶玉卽容若也。紅樓夢所云。乃其髫齡時事。」

按此說雖非書中本事。然實出故家傳聞。且可證明爲康熙朝事。決非乾隆以後人所爲。蓋當時作者欲避免其敘述宮闈陰事。誹謗時政之迹。故特託之貴閥家事。以遠時忌。而當時貴閥首推明相。加以容若公子。風流文采。交游徧天下。乃爲此想當然之詞。然實開後人揣測附會之端。而不必徵實其說也。胡適氏紅樓夢考證。已力辨其非。最有力者。爲容若死時年三十二歲。時明珠方貴盛也。且錢氏以容若之友。孫友迦陵輩。謂與容若夫人同列金釵。尤爲僞不於倫。無此情理。

(四)有謂刺和珅而作者。

見譚瀛室筆記。(未詳作者姓氏)魯迅中國小說史略引之。

按是說與記明珠家事說。臆想同出一途。不過託之明珠家事者。爲康熙時之傳言。妄意和珅家事者。爲嘉道後之理想。爾時朝士眼光。見如此繁華貴閥。非明和二氏不足當之。然康熙朝之爲此說。或含有爲是書輟晦之深意。乾嘉時之爲此說。則無甚意識矣。當日查抄和珅巨

案。驚動全國。而書中適有查抄之事。成其附會也。況和珅查抄。在嘉慶三年。而是書已流播於乾隆中葉。其膠不待辯矣。

(五)有謂藏識緯之說者。

見寄蝸殘賸(未詳作者姓氏)魯迅中國小說史略亦述及之。

按此說殊無意義。與太平閒人評本。附會大學正心誠意中庸明明德之說。同其腐繆。又金玉緣評語。謂明易象說更謬。

(六)有謂全影金瓶梅而作者。

近人合肥關鐸菴初作紅樓夢抉微。悉以書中情節。影金瓶梅。以寶黛二人。爲影西門慶潘金蓮。餘亦多每事附合。

按此蓋以淫書視紅樓夢。而忘其卷首自居野史之意。故爲此不經之評論。然亦實被作者瞞過矣。惟被瞞者多。乃見此書之妙。

(七)有謂記清世祖董鄂妃故事者。

王夢阮汝熊《廣合著之紅樓夢索隱》主張是說。其索隱提要云：「蓋嘗謂之京師故老云：是書全爲清世祖與董鄂妃而作。爰及當時諸王名女也。」又指董鄂妃爲鄂秦准存妓，終爲冒辟疆愛姬人之董小宛。自清兵下江南，掠董以入宮，有寵於世祖，封爲貴妃。立后不果，已而天逝。追封端獻皇后。世祖哀痛不已，乃遺跡五臺爲僧，而以大夢告天下。此書實玉卮影順治帝。黛玉卽影小宛。《原書宛均作曉》。世祖在位十八年，故寶玉十九歲出家。世祖自肇祖以來爲第七代，故寶玉言「一子成仙，七祖昇天」。又怡中第七名琴人，世祖諱序，故寶玉諱文妙，其人文章二字可暗射小宛名。自怡黛玉名黛，爲影自雲綠之意。小宛蘇州人，黛玉亦蘇州人，小宛在如皋，黛玉亦在揚州。小宛來自鹽官，黛玉亦來自鹽官。寫史之署小宛入宮年已二十有七，黛玉入京年止十三餘，恰得其半。小宛辭金山寺人，以爲紅妃踏波而上，故黛玉號瀟湘妃子。寶從紅妃二字得來，小宛姓董，董爲千里草，黛玉姓雙木林，其他如四

春姊妹之合。况陳圓圓。王昭鳳之指。清豫王多鐸。劉老老之爲。劉嫺婦三秀。後嫁豫王者。夏金桂爲吳三桂妃。鴛鴦前半影李香君。後半影柳如是。柳五兒喻董年。小宛妹。薛蟠指吳三桂。賈赦賈政爲攝政二字之轉音。卽攝政王多爾袞影子。紅樓字影青樓。小宛圓圓等。皆自青樓來也。其餘印影之語尙多。

賓退隨筆（未詳作者姓氏）吳梅村清涼山讚佛詩。蓋暗指董妃逝世。清世祖傷感甚。遁五臺爲僧。語甚明顯。論者向無異詞。獨董妃卽冒辟疆姬人董小宛。則冒鶴亭廣生辯之甚力。蓋小宛爲水繪園生色。不願爲他人奪也。讚佛詩「王母攜雙成。綬蓋雲中來。」又「可憐千里草。萎落無顏色。」屢點董氏。又「名山初望幸。啣命釋道安。預從最高頂。灑掃七佛壇。靈境乃杳絕。捫葛勞躋攀。路盡逢一峯。傑閣圍朱欄。中坐一天人。吐氣如旂檀。寄語漢皇帝。何苦留人間。煙風倏滅沒。流水空潺湲。回首長安城。繃素慘不歡。房星竟未動。天降白玉棺。惜哉善才洞。未得訪迎鑾。」蓋世祖幸五臺不返。祝髮爲僧。朝中以大喪告。所謂房星未

勸言帝未崩也。又「澹泊心無爲。怡神在玉几。縱瀉蒼梧淚。莫賣西陵屐。」又「陛下萬年壽。妾命如塵埃。長恐成風去。令我歸蓬萊。」等語。自古無悼亡逝世之帝王。必爲世祖而作。陳迦陵其年讀史雜感第二首。亦專指此事。曰「董承嬌女。明指董妃。曰玉匣珠裾連歲事。茂陵應長並頭花。蓋言董妃卒。後世祖復以大喪告天下也。張公嘉明弼董小宛傳。一年僅二十七歲。以勞瘁卒。其致疾之繇。與久病之狀。並隱微難悉。」蓋當時被掠。輾轉入宮。大被寵眷。用滿洲姓稱董鄂氏。辟璽卽以其被掠之日。爲其亡日也。非甚不得已。何至隱微難悉哉。本傳又云「辟璽舉家遁鹽官。屢瀕九死。姬不以身先。則願以身後。寧使賊得我。則釋君。」言外之意。隱約可思。又辟璽詩中。往往寓小鳥雙飛。大鵬奪去之慨。辟璽影梅卮憶語。追述小宛言動極詳。獨至疾時作何狀。永訣作何語。絕不一及。死後營葬。亦不詳書。又敍卜籤事。有到底誰知事不諧之句。而云到底不諧。今日驗矣。小宛若以病歿。當作悼亡語。不當云到底不諧。今日驗也。又云。久客懷家。甫著枕。便夢還家。舉室皆見。獨不見姬。亟詢荆人。背余

淚下。余大呼曰。豈死邪。一慟而醒。姬亦以是夜夢人強之去。匿之幸脫。其人尙喧喧不休也。詎知夢真而詩識咸來先告哉。按此當是實事。諱爲夢耳。梅邨題小宛像詩序曰。時遇漂搖。曰奔迸流離。曰苟君家免乎。勿復相顧。詞意閃爍。與張傳同。其詩則有「亂雲梳髻下妝樓。盡室倉皇過渡頭。鈿合金釵渾忘卻。高家兵馬在揚州。」蓋指高傑之禍。又「江城細雨碧桃邨。寒食東風杜宇魂。欲弔薛濤憐夢斷。墓門深更阻侯門。」若小宛病歿。則侯門作何解邪。又題董君畫扇詩。「可憐同望西陵哭。不在分香賣履中。」如非入宮。何來西陵賣履語邪。又「手把定情金合子。九原相見尙低頭。」蓋謂姬自傷改節。愧對薛君也。又「珍珠十斛買琵琶。金谷堂深護絳紗。掌上珊瑚憐不得。卻教移作上陽花。」則意更明顯矣。張芝苑題影梅廣憶語賀新郎詞云。「碧海青天何恨事。難倩附書黃犬。藉棋日酒年寬免。搔首涼宵風露下。羨煙霄破鏡猶堪展。雙鳳帶。再生剪。」所云碧海青天。附書黃犬。破鏡堪展。皆慰生別語。非慰悼亡語。董妃之爲小宛。證佐甚繁。故老相傳已如此。鶴亭爲水繪園舊主。

必欲辯證。恐未必能勝耳。

又曾見某筆記載。自小宛入宮。辟長排百難。走京師。百方求通訊。不可得。因作影梅廣憶語。以自遣。其時梅郎芝麓皆在京。詩詞贈慰。蓋其時也。

接清世祖出家。及小宛被掠事。徵之諸家記載。似已證實。惟董鄂妃是否即爲小宛。世祖與董鄂妃事。是否即爲紅樓夢書中影事。尙屬疑問。即使截然兩事。然如此艷情。出帝王家。亦是使小說家有合併附會之機會。近時孟蕸孫君森。作董小宛考。力辨小宛之非董鄂。持之雖亦有理。但謂小宛年長世祖且倍。以證其非董鄂。說則殊疏。夫真色後雕。及姬不老。孰謂三十許人。即不能適十五六齡天子之寵眷耶。況小說慣例。不必盡拘事實。期成信史。每得新奇可喜之材料。加以點綴及附會。以引起閱者興趣。不能盡如孟君概以道德繩之也。王氏索隱。亦尙有自成一說之價值。惟紅樓一書。作者既自命爲野史。則必依據本事。傳信後世。必不肯以尋常小說家苟且附會出之。且因其筆墨之精妙。可知其識解之卓越。決非止爲言情之作。必更

有重大於世祖輩妃之事者。其中主要人物未必卽以小宛及秦淮諸妓當之也。況王氏所開諸王名女亦毫無佐證。一切比附多未合榫。不過以意爲之而已。惟其讀書得間。已知必影全國大事。非僅小說觀念。此則遠出諸家評論之上者耳。

✓(八)有謂影康熙朝政治狀態說者。

蔡子民先生石頭記索隱開卷卽云。石頭記者。康熙朝政治小說也。作者持民族主義甚熱。書中本事在弔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於漢族名士之仕清者。寓痛惜之意。當時既慮觸文網。又欲別開生面。特於本事之上。加以數層障幕。使讀者有橫看成嶺側成峯之狀況。故如書中紅字皆影朱字。朱者明也。寶玉者傳國璽之義也。寶玉愛紅之癖。言玉璽愛歸明有也。名石頭記者。指明南都金陵石頭城而言。作者又深信正統之說。故以南京甄府爲真天子。而斥北京之清室爲賈府。卽僞朝之義也。三月十五葫蘆廟起火。甄氏燒成瓦礫場。指甲申三月十九之變。愍帝殉國。北京失守事。士隱所隨道人跛足麻鞋。卽愍帝自縊時狀。士隱

後隨跛足道人而去。言其王正統隨愍帝之死而消滅也。賴僧影明太祖本皇覺寺僧也。賈政爲僞吏部。賈敷賈敬爲僞教育。賈赦爲僞刑部。故其妻氏邢。邢刑同音也。李執爲僞禮部。李禮同音。賈瑞字天祥。爲僞文天祥。文天祥字宋瑞。指明臣僞爲遺老而欲作清室官。反受侮辱。如錢收齋臘芝麓輩。甚至頭上落髮。手中落鏡。身敗名裂。受辱至死而不悟也。婉姐將軍。以代表起義而死者。尤三姐以代表不屈於清而死者。柳湘蓮以代表遺老之隱於二氏者。馬道婆指喇嘛詛咒事。怡紅院者。愛明之義。故爲寶玉所居。賈代儒爲僞朝之儒。嬌杏卽微倖。以代表漢人仕清而安富尊榮者。曹雪芹於悼紅軒中。增刪此書。則弔明之意也。均爲至確之論。而後文又探徐柳泉說之一部分。於寶釵影高淡人。妙玉影姜西溟。無稽之說而外。更引伸比擬。謂金陵十二釵。爲擬清初江南諸名士。如林黛玉影朱竹垞。王熙鳳影余國柱。史湘雲影陳維崧。劉老老影湯潛庵。寶琴影冒辟疆。惜春影嚴繩孫。以實之。按蔡說深得作者真意。當時如呂晚村方孝標戴名世輩。均以故國之思。偶有著作。成摺寄

禍此書作者。乃不得不變化面目。託之言情。隱存事實。冀垂後世。洵足推倒諸說之謬。蓋當清之隆。雖有明知此書用意者。方且諱莫如深。雖肯表自作者苦心。而明目張膽以出之者。有蔡說而明星暗光。此一悶葫蘆。始打破矣。第其採用徐柳泉說之寶釵影。滄人一段。則殊未當。附會之紅學之聲。由此而來。蓋蔡氏既不取柳泉寶玉影。納蘭成德之說矣。何獨取其影。西溪滄人之說乎。夫爲滄人西溪之說者。以二人爲納蘭上客。與容若有關連也。今蔡書既認寶玉爲傳國璫。而非納蘭氏矣。則與西溪滄人又何關乎。豈非自亂其例乎。況滄人西溪影事。已覺游移影。毫無依據。而蔡書又尤而效之。畫蛇添足。取竹垞迦陵蓀友辟菴潛戶諸名士。牽強湊合。不惜費如許大力。似覺不值。其脆薄不成立處。誠如胡氏考證所云。最無理由者。則爲劉老之擬潛戶。蓋劉老老之入園。不過哺啜主義。故有母蝗蟲之謚。又老於世事。善於營求。此豈睢州平生清介之比。且卽欲以竹垞等湊足十二釵正冊影子。又何解於副冊。又副冊諸子耶。則泥於柳泉之說。先入爲主。致所主張。并不澈底之誤也。又蔡書但就弔明饒清大旨。而概指

爲政治小說。乃廣泛的。無範圍的。殊有一部全史從何處脫起之病。故其所指影事。東隣西爪。無歸宿處。則因未知其專指一事也。

(九)有謂作者曹雪芹自述生平說者。

胡適氏紅樓夢考證。始創是說。蓋因袁枚隨園詩話。有一康熙中曹棟亭爲江寧織造。其子雪芹。撰紅樓夢一書。備紀風月繁華之盛。中所謂大觀園者。卽余之隨園也。一數語。極力湊合。謂書端深自懺悔之我。卽是雪芹。謂甄賈兩寶玉。均雪芹自爲寫照。賈甄兩府。亦均曹家影子。書中賈政。卽雪芹之父曹頌。且考得雪芹名籍。其祖名寅。號棟亭。爲江寧織造。曾接南巡駕數次。因卽指爲書中鳳姐趙嬾嬾口中所述接駕事。其考證曹家世頗詳。且揭櫫板本時代著者三問題。以攻擊他家諸說。其氣甚盛。而自信甚深。初不問他說有可採取與否也。

俞平伯氏紅樓夢辨卷中。又爲曹雪芹作年表。蓋亦爲胡氏說作注解者。

按胡氏蓋深厭他人附會的紅學。而欲打破一切。自樹一幟。以標新奇。其詳考雪芹家世。原本本。亦不失尙論作者之心。其攻擊他說疵點。亦有可取。但他說雖失之附會。皆從有情意方面著想。以引起閱者之興趣。胡氏則從無意味方面武斷。以抹殺作者之深心。若石頭一記。止爲曹雪芹自述生平而作。則此書真不值一噓矣。其根本錯誤。在認此書前八十回爲曹雪芹所撰。後四十回爲高蘭墅所撰。亦太鹵莽滅裂矣。茲舉各反證以駁之。

(甲)紅樓夢前八十回。非曹雪芹撰作之證。古之作者。立身本末。首在不肯掠人之美。竊他人著作以爲己有。是書第一回。明云「由空空道人鈔寫回來。改名情僧錄。所云空空道人。卽原書著者。特慮觸時忌。不欲自留姓名。後又云「由東魯孔梅谿題曰風月寶鑑」。是在雪芹之先。果有是書及名人品題矣。又云「後因曹雪芹於悼紅軒中。披閱十載。增刪五次。纂成目錄。分出章回。又題曰金陵十二釵」。是雪芹之得閱是書。當然在作者及東魯孔梅谿之後。故於開卷特爲表明。若係雪芹自作。又何必諱言。而僅認增刪披閱乎。若欲自諱。又何以並不

諱言增刪乎。惟其絕對不肯冒名作者。不憚心苦分明。一則曰披閱。再則曰增刪。自居述而不作之地。以告讀者。胡氏豈未之見耶。乃雪芹方自避著權。而胡氏則強爲頂冒。是何理由。至胡氏無上根據。僅在袁枚詩話。不知袁好夸誕。生平著作。所引故實。多謬誤影響。以意爲之。不求真確。卽如本條。既誤以雪芹爲棟亭之子。而又誤棟爲棟均。已失實。且其意止在夸其隨園爲卽其大觀園而已。初不存傳信之心。又何能據爲佐證。况文人結習。每好過譽。一經雪芹增刪。卽以全書著作權。讓之。胡氏更變本加厲。妄意爲雪芹自述。此則袁枚所不敢誕者。而竟想入非非。厚誣作者。後之讀者。將信雪芹自序增刪之說爲可憑耶。抑將強雪芹以冒居作者耶。其他如賈政爲曹頌影子。及南巡等考證。牽強附會。味如嚼蠟。遠遜他說多矣。

(乙)紅樓夢後四十回非蘭墅撰作之證。胡氏引張船山(問陶)贈高蘭墅同年詩。「鮑情人自說紅樓」句。及原注「紅樓夢八十回以後。俱蘭墅所補」之語。因遽斷後四十回爲蘭墅所作。不知船山所云補者。僅稱其補輯補綴之功。並未指爲補作也。况詩人贈答慣例。譽人

之美。不嫌越量。當日蘭墅既以補校紅樓夢一書。盛稱於時。即使船山詩句。明指爲補作。亦不過循例溢美。常談。不宜以詞害意。今如胡氏以考證紅樓名於時。或其友人亦有酬贈及此者。亦將認胡氏爲紅樓夢作者乎。胡氏又引俞曲園小浮梅閒話。載船山贈蘭墅句後。加以意見云。「然則此書非出一手。按鄉會試五言八韻詩。始乾隆朝。而書中序科場事已有詩。則爲高君所補可證矣。」是曲園已有蘭墅補作之論。按俞說非也。查慎行人海記載。康熙丙戌庶常散館。御試題人盡農桑力五言十二韻。又康熙十九年召試鴻博。有省耕詩五言二十韻。又康熙南巡召試皆以詩矣。科場有五言詩。已甚普通。不始乾隆。胡氏亦已證明俞說之不確矣。又何獨信其高鶴補作之說哉。是其所根據者已不成立。至其反證。則乾隆五十六年小泉程偉元紅樓夢序云。「是書原本目錄百二十卷。今所藏止八十卷。殊非全本。竭力搜羅。自藏書家甚至故紙堆中。無不搜羅。數年以來。僅積有二十餘卷。一日偶於鼓擔上得十餘卷。遂以重價購之。見其前後起伏。尙屬接榫。乃同友人細加釐揚。抄成全部。復爲鐫板。」云云。所稱友人證

以高鶚序文。蓋卽蘭墅也。此爲高鶚未補以前已有後四十回之鐵證。又乾隆辛亥高鶚序云。『予聞紅樓夢脞炙人口。已廿餘年。然無全璧。無定本。』（按無全璧者。雪芹增刪時。脫藁有遲早。未及彙成全書也。無定本者。雪芹有五次增刪本也。）今夏友人程小泉過予。以其所購全書見示。（按高氏已得見全書於程氏。斷無再爲補作之理矣。）且曰。此僅數年來銖積寸累之苦心。將付剞劂。公同好。子閒且憊矣。盡分任之。予以此書雖稗官野史之流。然尙不背於名教。（中略）遂襄其役。工既竣。並識端末。以告閱者。』所云工竣。卽承上文付剞劂而言。則所謂襄其役者。不過讎校之役。明甚。又高鶚序後。另有小泉蘭墅同署名之引言云。『書中後四十回。係就歷年所得。集腋成裘。更無他本可考。惟按其前後關照。略爲修輯。使其有應接而無矛盾。至其原文。未敢臆改。俟再得善本。更爲釐定。且不欲盡掩其本來面目也。』夫曰歷年所得。曰略爲修輯。曰原文未敢臆改。曰本來面目。皆對原本而言。既有原本。何待補作。稍改文字。且不敢何敢。僭云作者乎。余謂於雪芹程高諸序。猶見古人史有闕文盛意。不似後人偶竊唾餘。

卽謂作者不料後人乃欲代古人而竊人著作何其悖也。况此釐定載補之事。非高鶚所獨擅。而先有程偉元爲首功。高氏不過受程委託。分襲其役。並非如雪芹尙有增刪之事也。彼曲園之爲是說。或未見程高刊本之自序與引言。而胡氏固親見之。且引入書中矣。何仍憤憤乃爾。又胡氏欲附會雪芹自述生平之說。因謂曹氏亦必曾經查抄。此何言歟。豈查抄事實。亦可由胡氏以意爲之耶。况寧府查抄。載在一百五回。在後四十回中。胡氏既以後四十回爲蘭墅所作。則蘭墅亦應自述生平。與曹氏查抄何涉。而雪芹又何從在後四十回。就蘭墅腕底。自述其家事耶。此尤矛盾可笑者也。善夫王國維靜庵文集有云。雪芹書中。所謂親見親聞者。未必躬爲劇中之人物也。此語殊爲破的。

至若紅樓夢增刪者之曹雪芹。是否卽胡適氏所考證之世居瀋陽漢軍旗包衣曹雪芹其人。尤不敢信。猶憶卅年前。同學馬水臣（綢章）忽忽爲余言。增刪紅樓夢之曹雪芹。本名一士。馬君賡博承家學。語必有本。今考曹一士字錫廷。號濟賓。亦號河浦生。上海人。雍正進士官兵科。

給事中。屢上封事。朝野傳誦。工詩文。有因焉齋集。惟未考得其有雪芹別號。或因增刪此書時。設此號以自隱歟。又考得一士於康熙季年未進籍時。入京假館某府者十餘年。所居與海寧陳相國比鄰。然則與楊敦軒後譯所云某府西席某孝廉所作者。殆合意。即其人乎。且楊敦軒落筆亦云雪芹爲無錫人。且云雪芹爲補後四十回之人。然則此書作者。必非胡氏所考江甯織造洛陽曹寅之孫曹頌之子曹雪其人也。又嘗從前有自述生平之經子。即是書見明賸惜之意。觀之亦斷非脂齠語。世世通雅。或見精室者所爲。當必爲明代後忠貞遺裔。而愛志士之所作。與呂晚村會讀其稿。而敏能自海者。此作者問題之可供研究者也。

若論版本。則雪芹增刪既經五次。是於程本外。應尚有未完稿四本。泰各居士所云雪稿本八十回者。名石頭記。百廿回者。名紅樓夢。應屬賸得時間。在乾隆庚戌以前。是較程高辛亥作序尚早數年。其時已有百廿回全本矣。此兩本可稱爲應屬甲本。應屬乙本。外如偉大司寇家藏抄本。可稱爲魏本。爲時當更早。即此已得四本。而近年有正書局出版之八十回本。胡氏稱

爲底本者。未知與上列四本有同者否。高鶚序中所云無定本者。已可知其所見不止一本矣。至錢板。則有泰谷居士所云乾隆壬子冬吳門坊間刻本。又京中版肆付梓之蘇司寇家本。及程高兩氏始付活字印。繼復錢版之兩印本。而後起者不諱焉。其沿革大抵如此。胡氏說亦未備也。要之由八十回之石頭記。遞嬗爲百廿回之紅樓夢。皆出雪芹一手所增刪。否則必不能如此接棒。況百廿回之雁隅乙本。發見在蘭墅辛亥作序之前數年。則可知蘭墅斷無補著後四十回之理矣。

以言時代。則楊散軒叢談。謂康熙間某府西席某孝廉所作。最爲合理。證以蘭墅乾隆五十六年序云。是書膾炙人口。已廿餘年。由是歲上溯廿餘年。已在乾隆三十年左右。加以雪芹十載之披閱。且脫稿後止有抄本。必不能立時流傳。所云膾炙人口。必距其成書需若干歲月。而所影事實。又非卽爲作書之日之事。必又有相當距離年月。至遲亦必爲康熙間時事。而作。況書中有賈璉之名。璉爲乾隆子端慧太子諱。當時應避。若成書在乾隆時。早應避璉字而不用。

胡氏所證作書在十九年以後亦殊未確。

以余所聞則紅樓夢一書有關政治誠哉其言。然與其謂爲政治小說無寧謂爲歷史小說。與其謂爲歷史小說不如逕謂爲康熙季年宮闈秘史之爲確也。蓋是書所隱括者明爲康熙諸皇子爭儲事。祇以事涉宮闈多所顧忌故隱約吞吐。加以障幕而細按事實皆有可徵。觀第一回云「我想歷來野史的朝代無非假漢唐的名色莫如我這石頭記不借此套」。「況且那野史中訕謗君相」等語。是明以野史自居而慮蹈訕謗之禍故變化面目設此疑陣。又云「竟不如我親見親聞幾個女子」夫曰野史又曰親見親聞則必實有其人其事可補史料者。斷非空中樓閣亦非家庭瑣事。知此而後可讀石頭記一書。請得而證之。

覺羅炳成者清同光時人。著有「我愛鈔」一書。曾云紅樓夢爲清宮闈事而言。炳成爲清室同宗。其說殆出於宮中之傳聞。必有所據。因此知乾隆時宮中索閱此書。殆亦疑爲宣布宮闈事耳。

清代野記三卷。自署梁谿坐觀老人編。不著姓氏。其第一卷云。滿洲老名士覺羅炳成。字集之。五十以後號半聾。以左耳重聽也。爲清肇祖後裔（俗稱紅帶子）仍世貴顯。父桂昌。浙江糧道（中略）炳成酷好金石字畫。從桐城吳康甫習篆隸。識鍾鼎。有古觥酒杯三百器。號三百杯齋。以門蔭爲都察院筆帖式。四十年不遷。熟於國朝掌故。嘗言品花寶鑑小說。出於道光中葉。其時正隨父任居杭州。著者挾貴人介紹。以稿本遍閱江浙諸大吏。所至以句爲限。獲金無算。其書中人有身見之者。華公子者崇華岩。父王某。兩任戶部銀庫郎中。集貲百萬。有園亭在平則門外。華公子死。貧無以殮。徐子雲者。名錫某。六枝指。其園卽在南下窪名怡園也。田春航者。畢秋帆制府也。侯石翁者。袁子才太史也。史南湘。蔣荇生也。屈道翁。張船山也。孫亮功。卽穆揚阿。慈禧后之父。嗣徽嗣源。卽其二子四山五山也。魏聘才者。常州朱宣初。卽浙江時文八名家中朱雪塍之父。蕭靜宜者。或曰江慎修。梅學士。或曰鐵保也。奚十一者。孫爾準之子。爾準時爲兩廣總督也。潘其觀者。內城內興隆韓肆主人蘇姓也。梅子玉。

杜琴言皆無其人。隱寓言二字之義。高品者。名陳森書。卽著書之人也。伶人袁寶珠。則仍其姓名。雲南甘太史爲之自盡者也。其餘諸伶。皆原姓名未改也。宏濟寺卽興勝寺。金粟者卽桂竹蓀。曾權常州知府。遭吏議者也。其餘如王柏顏仲清。皆隱當時名人。不可縷記也。又言紅樓夢一書。實影國朝宮闈事。非納蘭成德事（餘略）

按半豐旣習清代掌故。又於品花寶鑑小說。能證其所影諸人姓氏。爲近世士大夫所公認。則於紅樓夢一書影事。必有所本。非同臆說。又小橫香室主人編輯之清朝野史大觀卷十一載紅樓夢影事一則如後。

紅樓夢包羅順康兩朝八十年之歷史。紅樓夢一書。說者極多。要無能闕其宏旨者。吾疑此書所隱。必國朝第一大事。而非徒記載私家故實。謂必明珠家事者。一孔之見耳。觀賈政之父名代善。而代善實禮烈親王之名（清太宗弟）則可知其確非明珠矣。今略舉臆見諸條於後。林薛二人之爭寶玉。當是康熙末胤禩諸人奪嫡事。寶玉非人。寓言玉璫耳。著

者固明言爲一塊頑石矣。然玉之名。取然字下半之黑字。與玉字相合。而去其四點。明爲代理兩字。代理者。代理親王之名詞也。（康熙廢太子胤禔封理親王）理親王本皇次子。故以雙木之林字影之。猶慮觀者不解。故又於迎春名之曰二木頭。寶釵之影子爲襲人。寫寶釵不能極情盡致者。則寫襲人以足之。襲人兩字。分之固儼然龍衣人三字。此爲書中第一大事。此書所包者廣。不止此事。蓋順康兩朝八十年之歷史。皆在其中。海外女子。明指延平王鄭成功之據台灣。焦大蓋指洪承疇。承疇晚年罷柄家居。極佗僚無聊。曩曾於某說部中得其遺事數則。今忘之矣。大醉後自表戰功。極與承疇事符合。妙玉必係吳梅邨。梅邨吳人。妙玉亦吳人。居大觀園而自稱檻外人。明寓不臣之意。參觀桃花扇餘韻一齣。當日官府點派差役。持牌票訪求前代遺民。可知梅邨之出。必備受逼迫也。王熙鳳當卽指宛平相國王文靖。康熙朝漢大臣之有權術者。以文靖爲第一。書中固明言鳳姐爲一男子也。按清朝野史大觀一書。爲坊肆射利之作。雜輯清人筆記百餘種而成。雖強爲分類。而不注

某條見某書。又不注某書撰者姓氏。以致亂雜無章。無從考上列之說出於何人。然據此則知爲康熙間宮闈秘史。且爲胤禩輩奪嫡事而作。其說自較他書可信。證以當年官私記載。亦歷歷可據。惟謂妙玉影梅邨。熙鳳影王熙。恐未必然。

奪嫡事。官書國史。雖有記載。略而未詳。加以乾隆時已將雍正檔案修改。卽爲奪嫡事諱也。作者恐遂失傳。所以特著是書。以存其真。書中諸情節。必當日皆有影事。而爲作者所親聞親見者。今多不可考。茲從散見諸家記載者。擬集若干則。備述於後。

清世宗襲位之異聞。康熙十四年。聖祖立第二子胤礽爲皇太子。後三十三年。至四十七年。以不類已而廢之。幽禁咸安宮。次年復立之。又三年。仍廢黜禁錮。他子亦不立。六十一年冬。帝將赴南苑行獵。適疾作。回駐暢春園（卽圓明園）彌留時。手書遺詔曰。「朕十四皇子。卽續承大統。十四皇子者。胤禔也。賢明英毅。嘗統師西征。甚得西北人心。聖祖欲立之。而卒爲世宗所擢。世宗蓋偵得遺詔所在。私改十字爲第字。遂以一人入暢春園侍疾。而盡屏

諸昆季不許入內。時聖祖已昏迷。有頃忽見世宗在側。詢之。知被竄。大怒。投枕擊之。（或作玉念珠）不中。世宗跪而謝罪。未幾。遂宣言聖祖上賓矣。世宗卽位。改元雍正。或曰竊詔改竄之案。年羹堯實主持之。故當雍正時。羹堯權傾朝右。而卒以罪誅。是又一說矣。

兄弟閹割。世宗性猜刻。待骨肉大臣尤寡恩。多被暗害。兄弟三十五人。（按康熙三十六子。其一未命名而薨。見後）次子胤礽。已於康熙十四年冊立爲皇太子。擇湯斌傳之。然性佻達。宵小又從旁誘之。好淫佚。不合聖祖意。未幾廢黜。禁錮咸安宮。次胤祉。次卽世宗。聖祖暮年。以儲位未定。忽忽有所思。又不欲羣臣之請立也。世宗及第八子胤禩。均覬覦焉。胤禩性躁急。私令大學士馬齊。會諸大臣保奏。聖祖以諸臣欲樹恩胤禩。爲異日弄權地。黜之。由是諸臣皆不敢議。世宗故爲柔順。賄通宮侍。聖祖爲所蒙。以其類己也。意頗屬。一日。聖祖病。世宗不離左右。侍湯藥。聖祖立之。卽位後。先修怨於胤禩。削王爵。胤禩與第九子胤禔善。遂并削胤禔爵。安置西寧衛。改胤禔名曰阿其那。改胤禔名曰塞斯黑。惡之甚也。未幾。第十

子胤禩十四子胤禔。又以讒禁錮。惟第十三子胤祥（世祖同母弟，即怡賢親王）爲其信任。餘均仇視若路人焉。修法海者，元舅修國綱子也。官侍郎。世宗恐胤禔在西寧未便探其近狀也，命法海往取其家口來京，交內務府嚴加收管。胤禔胤禔遂以憂死。胤禔胤禔亦錮死。清代骨肉之慘禍。康熙帝諸子胤禔爲長，非嫡出，故不得立。胤禔嫡而長，立爲太子。然胤禔性乖戾，及帝晚年，胤禔見諸皇子相構，大有欲速之意，將效隋煬帝之所爲。帝覺之，目爲狂疾，廢而幽之宮中。自是諸子益運動繼嗣儲位，各植羽翼，蓄衛士，結宦官，互相傾軋，不已。初胤禔之廢也，胤禔乘間言皇八子胤禩可立。帝素惡胤禔，以爲陰險有異志，至是益疑其密布羽翼，希望嗣立，且疑胤禔之狂疾或有他故，乃窮治之。果得胤禔令蒙古喇嘛誑咒太子，用術變魔狀。於是帝念儲位不定，必爲亂階，復立胤禔。然胤禔乖戾如故，仍廢錮禁錮。自是不復言建儲事。羣臣言者輒疑爲私黨，罪之。至有朕衰老，中心憤懣，衆人虛狂之語，深以爲一生憾事也。及帝崩，彌留倉猝之間，胤禔運動得遺命踐位，是爲雍正帝。帝性尤狠。

與胤禔胤禩胤禕胤禛胤禔。故有嫌怨。至是以胤禩有才難制。胤禕等皆庸懦無能。乃姑封胤禩爲親王。令與己同母弟胤祥同理政務。而安置胤禕於西寧。以孤其勢。胤禩內不自安。頗懷怨望。胤禕在西寧。密用歐人穆經遠爲謀主。以家財付之。又造新體字爲密書。與胤禩往來通信。帝屢宣布其罪狀。於是胤禩等益不平。對衆詛咒。帝爲文告廟。屏胤禩胤禕於宗籍之外。並勒令更名。尋幽禁胤禩於宗人府。改名阿其那。移胤禕回禁保定。改名塞斯黑。阿其那塞斯黑者。滿洲語比之豬狗也。並拘胤禕胤禔。於是諸王及大臣窺帝意旨。交章論阿其那塞斯黑狀罪。請殺之。帝佯爲遲回不決。惟反覆醜詆其罪。公布中外。未幾阿其那塞斯黑先後死。蓋暗殺也。嗚呼。骨肉之禍。至此極矣。

清世宗殺隆科多之詔。康熙倉猝駕崩。大臣承順命者。惟隆科多一人。世宗恩遇極隆。親政之初。諭隆科多應稱舅舅。嗣後啓奏。皆書舅舅。隆科多隆爲孝懿皇后父。修國維之子。官吏尙太保。襲公爵。後以四十一款罪應誅。雍正五年獄成。奉旨免其正法。於暢春園外。造

屋三間。鋼死於禁所。獄詞宣布。有仁廟升遐之日。隆科多並未在御前。乃詭稱曾帶匕首。以防不測。欺罔罪一。時當太平。臣民敦德。守分安居。而隆科多作刺客之狀。故將壇廟桌下搜查。欺罔罪二。皇上謁陵之日。妄奏諸王心變。紊亂朝政之罪一。妄奏圖取年羹堯來京。必生事端。紊亂朝政之罪二。（餘略）觀此可知隆科多因參預奪嫡機密而獲罪也。以上四則。均見清朝野史大觀卷一。

胡蘊玉雍正外傳。雍正帝爲康熙第四子。少無賴。好飲酒擊劍。不見悅於康熙。出亡在外。所交多劍客力士。結兄弟十三人。居長者爲某僧。技尤高。驍勇絕倫。能鍊劍爲丸。藏腦海中。用時自口吐出。夭矯如長虹。殺人百里之外。號萬人敵。次者能鍊劍如芥。藏指甲縫。雍正亦習其術。康熙帝疾篤。雍正偕劍客數人返京。先是康熙已草詔。收藏密室。雍正偵知之。假法齎出。詔中云。傳位十四太子。潛將十字改爲子字。藏諸身邊。入宮間疾。預布心腹於宮門外。有入宮者輒阻之。（按雍正出亡在外。蓋康熙帝慮其爭儲。故逐之也。其改詔中十四太

子爲于四太子。則降科多受雍正旨而爲之。故自雍正後。一切官文書。及考試文字。均禁寫于字。必作於字。然康熙遺詔中。不明書胤禪名。而僅書十四太子。使人竊改。亦殊疏。時康熙病已殆。先是。皇十四子胤禵奉命出征準噶爾。至是擁兵西路觀變。康熙宣召大臣入宮。久無至者。蔣見雍正立前。大怒。取玉念珠投之。有頃。帝崩。雍正出告百官。謂奉詔冊立。并舉玉念珠爲證。百官莫辨真僞。奉之登極。康熙衆子。有知其事者。心皆不服。時出怨言。雍正知羣情洶洶。遂以峻法嚴刑爲治。卽位未幾。親藩誅鋤殆盡。其時各藩皆有黨與。太平俠士之流。雍正恐遭人暗殺也。一日赴天壇祭祀。雍正甫至。突聞壇頂所張黃幕。倏然作異響。衛士疑爲刺客趨護。惟見雍正右指微動。一線光芒從手中射出。斯須幕裂處。墜一狐首。雍正聞諸衛士曰。邇來逆黨欲謀刺朕。密布刺客。朕故小試手段。使逆黨知朕劍術之奇。雖有刺客。其如朕何。然雍正雖如此。而心懷疑懼。滋甚。思天下劍客。多半爲我黨與。可無慮。惟某僧獨不爲用。亡命山澤。深以爲患。思殺之以除害。而某僧行蹤飄忽。無從弋獲。一日偵在某所。命

知東華錄所載。皆檔案修改後之詞。其實雍正不召而至。獨與隆科多在御榻前。爲改竄遺詔之事。其餘被召諸皇子。皆拒不得入。故康熙怒而有玉念珠之擲。他日隆科多必有挾此自重。或偶洩其事者。故雍正殺之以滅口。并誣其未膺顧命耳。茲以鄙見印證紅樓一書影事。大略如左。

史太君者。康熙帝影子也。其姓史者。明示野史秘史之義。促閱者之注意也。書中人物。皆託之女子以求隱晦。太君爲書中主人。全書線索。亦稱賈母者。言僞朝之母也。康熙仁慈。宜稱衆母。太君既居最高地位。而所愛護者。惟此寶玉。所以喻康熙帝之寶愛其帝座寶位。無所不至也。愛寶玉而不肯卽以黛玉配之者。喻帝之不肯輕立儲貳。以寶位昇胤嗣也。太君備致五福。寬厚有閭閻。非影康熙帝而何。

寶玉者。非有其人。乃傳國璽之義。亦帝位影子也。（與蔡說同）璽爲國寶。有天下者之重器。故曰寶玉。而實一蠢物。故又稱之曰頑石。敍其來歷。則曰媧皇以來補天未用之石。明言歷朝

相傳之重器也。敘其刻文則曰莫失莫忘仙壽恆昌。明影傳國璽之文。又命於天既壽永昌也。惟璽爲傳國信物。故史太君極寶愛之。又惟璽爲諸皇子及榮隆所爭競。故見寶玉者人人皆生戀愛關係也。觀百二十回「寶玉卽寶玉也」一句。猶曰寶玉卽玉璽也。不啻點睛欲發寶玉生而啣玉可知玉與人是二是一。又同回云「此玉早已離世」曰「如今塵緣已滿。仍是茫茫大士渺渺真人。攜歸本處。這便是寶玉的下落」曰「焉有通靈不復原之理」曰「到是那蠢物已經回來了。還得把他送到原所」皆寓還璽於明之意。且屢表示此璽在真朝則爲通靈。在僞朝則爲蠢物。光澤暗濁。神志昏迷。皆極言璽之不樂爲異族有也。故凡他種小說結尾必作團圓語。紅樓夢獨結以寶玉之出亡。所以表示情之將亡。玉璽不歸所有也。寶玉出亡時。仍從彌僧跋道以去。表示玉璽仍歸明帝也。蓋寶玉之亡歸原處。在明室視之。始得謂之歸結團圓也。

林黛玉者。廢太子理親王胤初影子也。胤初爲皇二子。故姓林。林者二本。二本云者。本爲十

八之合。兩個十八爲三十六。康熙三十六子。恰合二本之數。而理王爲三十六子中之一人也。庶王者。乃代理二字之分合也。分庶字之黑字與玉字合而去其四點。則爲代理二字。明云以此代理親王也。胤礽於康熙十四年立爲皇太子。故庶王到賀氏時。假定爲年十四也。胤礽自幼正位儲貳。前後垂四十年。其於國璽早已視爲己有。卽璽亦自以爲非理王莫屬矣。與寶璽自幼耳鬢廝磨。不避嫌疑。正同特理王母后早薨。內廷莫固帝意。不免患得患失。（東華錄。康熙四十八年上諭。胤礽生而剋母。）與庶王之無父母作主。正同其屢試寶玉。必皆胤礽當日圖攝實事。雖欲行陷揚故事之說。出於諸弟之譏謔。以激帝怒。而欲速之愈。未嘗無之。與庶王之迷本性。正同九十七回史太君云。『俗們這種人家。別的事情。自然是沒有的。就是這心病。也是斷斷有不得的。』又『若是他心裏有別的想頭。成了什麼人了呢。林丫頭如有此心。我也不疼他了。』皆指胤礽以圖攝嫌疑被廢時。康熙帝授人臣無將之論爲罪案也。故又於九十八回庶王說。『我的身子。是干淨的。』特爲胤礽表明並無圖攝之事。以雪譏謔。此正胤礽

所急欲自白者也。全書描寫黛玉處，直將胤禔一生遭際及心事，曲曲傳出。而康熙帝始愛胤禔，後生憎惡，口吻畢肖。作書本旨，全在於此。而仍渾然不露，所以爲奇文也。胤禔廢後，於雍正二年卒於咸安宮禁所。諡曰密。故書中黛玉讀書，念敏作密者以此。

金陵十二釵正冊副冊又副冊諸女子，皆康熙諸皇子之影子也。康熙三十六子：(一)胤禔、(二)胤禔，卽廢太子、(三)胤祉、(四)胤禎，卽雍正帝、(五)胤祺、(六)胤祥、(七)胤祐、(八)胤禩、(九)胤禔、(十)胤禔、(十一)胤禔、(十二)胤禔、(十三)胤禔、(十四)胤禔、(十五)胤禔、(十六)胤禔、(十七)胤禔、(十八)胤禔、(十九)胤禔、(二十)胤禔、(二十一)胤禔、(二十二)胤禔、(二十三)胤禔、(二十四)胤禔、(二十五)承瑞、(二十六)承祐、(二十七)承慶、(二十八)賽音察渾、(二十九)長華、(三十)長生、(三十一)萬齡、(三十二)胤禔、(三十三)胤禔、(三十四)胤禔、(三十五)胤禔、(三十六)未名而卒。(東華錄：康熙四十一年八月癸丑，皇子生，三歲而薨，未命名。)故書中特分三組，各以十二人爲一組，以符三十六子之數。此輩皆有覬覦大位之資。

格引入正冊者。最有奪嫡策立之希望者也。副冊次之。又副冊則去當壁遠矣。而心則皆未忘寶位也。然亦有隨意穿插。不拘一格者。如襲人則深惡其人。且萬無策立希望者。故降入又副冊耳。寶玉在太虛幻境。夢見三冊。非寶玉之夢見諸人。乃諸皇子均作得玉之夢耳。

賈政者。猶言僞政府也。指當日外延行政機關。兼及政治狀況也。康熙朝政。崇尙程朱。右文稽古。造成迂謹之風。作者所深鄙。爲迂儒僞學者也。故以寫賈政者寫之。卽寶玉所譏爲祿蠹者是也。賈赦者。刑部也。故字恩侯。而夫人氏邢。邢者刑也。政刑二者備矣。不必全影六部也。惟賈璉之爲戶部。蔡說亦可信。賈璉者。言假廉也。故書中酷寫其貪癡濫用。及庫儲竭蹶之狀。

癩僧者。明太祖影子也。太祖爲皇覺寺僧。故云然。跛道人者。崇禎帝影子也。崇禎殉國時。跌一足。短衣。故道人稱跛。麻履。鶉衣。肖其狀也。（蔡說極確。）清代得國於明。故寶玉爲頑石時。已由癩僧跛道玩之掌上。搗之袖中。及繫寶玉項下。又時時得由癩僧跛道。或取或還。予奪惟命。拂之則靈。擲之則暗。極言此璽本爲明有。權在明帝也。厥後寶玉做和尚。仍從癩僧跛道。以

去。則寓言此。根終不樂爲僞朝。有仍隨明帝以去也。

南京甄寶玉者。明弘光帝影子也。作者深於故國之思。故特設甄賈二寶玉。甄賈之爲真假。既如書中所自言。（如甄士隱爲真事隱。賈雨村爲假語襯是。）今寶玉而有真假。甄賈兩寶玉而各有嘲玉。劉玉文字且各相同。此種隱語。設喻奇特。用意明顯。所以引起讀者注意。俾一望而知爲南北兩朝對峙之局。且知南京弘光雖已滅亡。而爲真帝。北京滿清雖當隆盛。而爲假王。蔡氏所謂存正統。斥僞朝者。極易推測也。又賈雨村歷舉邪正兩賦而來之人物。而以陳後主。唐明皇。宋徽宗等。比喻甄寶玉。皆所以影弘光之荒淫也。蓋深惜之也。否則何必以古之荒淫帝者。比平民哉。

寶釵者。雍正影子也。東華錄載。康熙遺詔中。有「皇四子人品貴重。深肖朕躬」之語。極類賈母贊寶釵口吻。其金鎖固爲籠絡寶玉之物。卽雍正所得康熙帝擲予之玉念珠影子。雍正固以玉念珠爲傳位之信物者。金玉姻緣之說所由來也。其他雍正故爲柔順。賄通宮侍。逢迎

璽祖。要結人心之事甚多。（如張廷玉澄懷園語載、雍正自述、不踐蟲蟻、不以足履人頭影等事）遂以獵取大位。所謂奸風憑借力。送我上青雲者。特此術也。此書形容寶釵。皆貌厚而心刻。有所爲而爲之。至影寶釵而未及其殘殺兄弟之事。則此書本事。至雍正卽位時而止矣。

襲人者。分之爲龍衣人三字。龍衣人者。帝服也。亦雍正影子也。諸家評語。每謂此書寫寶釵不能極情盡致者。則借襲人發揮之。蓋深惡雍正而以婢妾擬之也。且襲人二字。有乘虛掩襲之意。喻雍正乘帝疾革。獨自入宮。襲取帝位也。

將玉函者。非有其人。乃藏璽之函櫃也。故名曰玉函。且住紫檀堡。明言璽函以紫檀爲之。堡者保藏之義。其襲人所藏之猩紅袴帶。與寶玉換贈玉函之松花帶子。皆明指璽綬也。恐讀者不解寶玉爲傳國璽。故特以玉函及璽綬明白表示。使人易曉。至寶玉與將玉函發生曖昧關係者。以喻爭儲諸皇子外。與傳國璽有特別戀愛者。惟此函櫃耳。璽與櫃固有不解緣也。此隨意穿插涉筆成趣之妙文。襲人後嫁玉函。極言消室玉步已移。此龍衣人所爭得者。亦止空函

而已。

探春者。胤禩影子也。探春強幹。又遠嫁絕域。爲武人婦。胤禩嘗奉命出征準部。能得西北人心。爲康熙帝所鍾愛。遺命立之。以在軍未返。爲雍正帝所奪。卽其事也。又探春亦影胤禩。當雍正初卽位。以胤禩有才。特封廉親王。命與怡親王胤祥同理政務。與書中探春協理家務。及五十六回興利除夙弊。均有影射。

妙玉被盜入海。當爲康熙帝子某王（忘其名）入海爲盜。號魚壳者是也。十年前在山東日報。見有記魚壳事一則。雍正二年。特命于成龍爲兩江總督。臨行請訓。帝特以捕江北大盜魚壳爲囑。（于成龍捕魚壳事。見袁枚隨園文集）所謂魚壳者非他。乃康熙帝子某王也。當康熙季年。諸皇子奪嫡時。類皆結交拳勇士。爲羽翼。相傾陷。某王出孤孽。然有智力。亦嘗與爭儲。爲康熙帝所逐。亡走江湖。聚其徒。入江北微山湖爲盜。盜名魚壳。與胤禩爲仇。雍正既得大位。思誦除之。特以命成龍。及成龍至而魚壳已先遁廣州入海爲盜。不可得其徒冒其名。繼其業於

湖中成龍則取之。而以誅魚鳧。蓋殷鼎也。或云其真魚鳧。于所故縱云。此書妙玉以金釵正冊中人。孤芳自賞。稱檻外人。乃被劫下海而入盜黨。卽其事矣。紅樓夢詞中所云「教有方。訓有方。保不定日後作強梁。」蓋謂帝日以理學名儒訓諸子。乃有爲盜之某王也。

史湘雲者。作者自喻。寓史筆之意也。故姓史。史筆宜直。故湘雲一生心直口快。直道寡偶。故湘雲早寡。直筆每慮觸時忌。不能暢所欲言。故湘雲口吃。又湘雲叔名史鼎。寓鼎革之義。著者自言。爲鼎革後之野史氏也。

北靜王者。平西王吳三桂影子也。三桂叛清。僭號衡湘。亦皆希冀大寶。帝制自爲者。故書中以外藩而暗嘲寶玉。索觀啣玉。寓開奸問鼎之意。他如南安郡王。西寧郡王。東平王等。則耿尙諸王之影子。海外女子。則影延平王鄭氏之據臺灣無疑也。

九十七回王熙鳳掉包事。卽隆科多改遺詔。易十四太子爲四太子影事也。如上述諸家記載。胤胤既盜得康熙遺詔。將詔中傳位十四太子。改爲傳位于四太子。改十四皇子爲第四皇

子而盜改此昭者。實爲舅。隆科多。康熙大漸時。獨隆科多與胤禩侍。帝既召胤禩及諸皇子。不至。胤禩遂得冒替竊位。與寶玉病中成大禮。熙鳳暗中以釵易黛。事正相同。當雍正既得政。遺詔因激怒帝以逐其崩。燭影斧聲。不無可疑。故他日卽殺隆科多以滅口。書中於鳳姐掉包一事。大書特書。爲一重大節目者。以此又改遺詔事。一說年羹堯實主持之。則以熙鳳爲年羹堯影子。說亦可通。隆科多與年羹堯。皆康熙時有權勢得帝懽者。與鳳姐得賈母懽心正同也。舅舅王仁。亦隆科多輩影子也。巧姐當是胤禩影子。禩與娥同音。嫦娥乞巧。自可影射。大義覺迷錄載。雍正上諭。一胤禩無知無恥。因其依附邪黨。不便留在京師。故令送澤卜尊丹巴胡土克圖出口。伊至張家口外。託病不行。將其禁錮。等語。隆科多既以孝懿皇后之弟。位居元舅。而竊改遺詔。賣其諸甥。以結雍正。絕類王仁賣其甥女巧姐之所爲。而巧姐被賣於藩王。又不果行。正與胤禩被遣往蒙古。託病不行。相類。書中記巧姐之病特詳。嬰孩小恙。本何足書。必以影胤禩之稱病不行耳。巧姐後嫁爲農家婦者。影胤禩被革爵爲庶人也。一說王仁影修法。

海修亦諸皇子母舅。巧姐亦影胤禩。胤禩爲十四皇子。蔣氏東華錄載。雍正上諭。『蔡懷璽投伊（指胤禩）院內字帖有『二七變爲主貴人守宗山』之句。以十四爲二七。巧者七數也。又東華錄。雍正令修法海往西寧取胤禩家口來京。故云爲舅舅王仁所賣也。要之當時諸皇子。必有爲舅舅輩所賣之事實也。

賈代儒者。言僞朝之所聞儒者。影熊賜履。湯斌。張英之流。之傳胤禔者。賈氏珍珠璫珠璣環諸兄弟。命名均從王字。明示諸王之意。其後輩芸蓀。蓉等名。則寓春草王孫之意耳。

薛蟠當是借寫胤禔。東華錄載康熙上諭。屢有『大阿哥（胤禔）生性暴戾。乃不安靜之人。務須嚴加看守』之語。後圈禁宮中。此與薛蟠稱薛大哥。驕縱殺人。後入牢獄。事極相類。書中影事多隨意比附。不拘一格。不限一人一事也。

二十五回馬道婆行魘。魘卽記喇嘛巴漢格隆。祖咒廢太子事。馬與嘛同音。故道婆姓馬。蔣氏東華錄。康熙四十七年十一月。以大阿哥眞郡王胤禔。令蒙古喇嘛巴漢格隆。祖咒廢太

子。用術鎮魔。革去王爵。幽禁府內。此其事也。蔡氏案隱已詳言之。但未及因此證明此書爲爭儲事而作耳。

賈敬異居學仙。修煉不成而死。當是順治帝棄位遁五臺爲僧。崩於五臺影事。觀第二回冷子興對賈雨村說。「次子賈敬襲了官。如今一味好道。幸而早年留下一子。名喚賈珍。因他父親一心想作神仙。把官到讓他襲了。他父親又不肯回原籍來。止在都中城外。和那些道士們胡弄。」所謂不回原籍者。往五臺也。然又謂都中城外者何也。北京人相傳。世祖出家在天泰山。爲京西三山之一。故有山前鬼王山後魔王之謠。魔王謂世祖也。戊午秋。余曾遊此山。天泰寺見正殿佛龕。供一少年側坐像。傍列巨璽二。互爲俯仰。寺僧云。此少年卽順治帝肉體。二璽卽當日以斂帝者。是帝又未在五臺崩駕矣。或者先遁五臺。故康熙帝先後五次巡幸。實爲省親。且有奉太后同行者。後蓋迎歸而終老於天泰寺歟。然察供像狀。塗金徧體。不類木奈伊。訪廊下碑。亦未及世祖事。意者其有所諱歟。

他如甄士隱名費。費者廢也。（見八十回本原注）冷子興者興也。明云此書感念興廢而作也。既念興廢。決非僅爲一家一人。而爲國家之興廢可知。故云甄費者。託真王之已廢也。第二回敘金陵城內體仁院總裁甄家。及論甄寶玉。必不能守祖父基業。指斥弘光。甚爲明顯。王夢阮索隱云。以明爲真。以清爲僞。知作者爲漢人。不忘故君之義也。大觀園者。卽宮闈也。金釧玉釧者。朱三太子輩影子也。寶玉吃金釧口上胭脂。金釧卽被逐而死。極言玉璫愛歸朱姓。而朱三太子輩爲被思明之嫌疑而誅也。口上胭脂。亦指語言文字之獄。清初文人著書立說。以口頭思明。而屢興大獄。放逐殺戮。如金人瑞莊廷鑑戴名世輩。皆金釧比也。所謂愛紅的毛病。清初固以人民思明爲大罪也。香菱當是崇禎帝長女影子。蓋香菱本名英蓮。英蓮者。應憐也。爲甄廢之女。於正月十五被拐。卽甲申三月十九事也。觀獼僧對士隱云。「這有命無運累及爹娘之物。抱在懷中則甚。」極似崇禎帝手砍公主時語。公主甦後。出奔周奎家。由清室代爲下嫁。不數年卒。亦如香菱身爲妾媵。備受大婦虐毒。至可憫也。公主故明冑。亦帝王家。故香菱

亦與寶玉有情。且借香菱慘苦。亦兼影崇禎太子永定二王輩耳。賈環者。天道好還之意。亦治亂循環之意。影胤禪胤祺輩。皆讒構胤禔者。言語子相殘。循環報應也。焦大猶言驕大。形容當日旗人恃勢驕人也。恆王殉國。當指周遇吉事。遇吉守大同。地當恆山。故曰恆王。以代表明末忠節之將帥。婉嬋將軍。則以代表起義諸臣。蔡說然也。或即指大同總兵姜瓖。姜爲美女。故將軍稱婉嬋。瓖固遇吉舊部而反清者也。作者思明之深。故雖如姜瓖。亦予表揚。以概其餘。書中倦倦南京。而王熙鳳輩。皆家本南京。蓋陰指當日朝士。其先皆本明臣也。胤禔兩次廢立。故書中寶玉兩次失玉。士隱好了歌。不勝黍離麥秀之感。王氏索隱言紅樓夢爲記事之作。非言情之作。極可信也。夫是之間野史。

第五回警幻仙子云。『今日原欲去接絳珠。適從寧府經過。偶遇榮寧二公之靈云。吾家自國朝定鼎以來。功名奕世。富貴流傳。已歷百年。奈運數終盡。不可挽回。我等之子孫雖多。竟無可以繼業者。惟嫡孫寶玉一人。秉性乖張。性情怪謬。雖聰明靈慧。略可冀成。無奈吾家運數合

終恐無人規引入正。此等語氣。皆從康熙廢胤礽後不立儲貳之口吻。脫卸而來。東華錄康熙四十七年胤礽既廢。命諸王大臣會議。於諸阿哥中。衆議雖屬諸臣私相計議。書胤礽八阿哥以進。上諭八阿哥未更事。近又罹罪。且母家賤。不許。後大學士王掾御史陳嘉猷等。屢有陳奏。帝均不許。並治以朋黨妄奏之罪。卽書中所卽子孫雖多。絕無可以繼業者也。故終康熙之世。不立太子。

因傻大姐拾得春意繡囊。遂有抄檢大觀園之舉。春意繡囊。借影喇嘛歡喜佛。用以厭勝鑒魔者。卽指搜出胤禩胤禪等巫蠱事。紫鵲者。張玉胥朱天保之流。之忠於胤礽者。雪雁則影舊屬胤礽。去而趨炎者。蔣氏東華錄康熙五十七年檢討朱天保。奏請復立胤礽爲皇太子。上召問。今二阿哥聖而益聖。賢而益賢。爾何從得知。且引戾太子事爲比。以天保希圖僥倖。違旨妄奏。誅之。又見某筆記載。帝幸熱河。一日大臣張玉書入奏事。見上色甚怒。須臾侍閣捧藥碗至。上色驟變。玉書知將以此藥賜胤礽死也。因跪曰。臣有疾。乞以此藥賜臣。欲以回帝意也。上良

久不語。玉書不得已盡之。歸還卒。帝遂無殺胤初意。此皆忠於胤初者。

王熙鳳深恨黛玉。故開婢紅玉之名曰「您也玉我也玉」最討厭不過的。清朝野史大觀卷十一載。聖祖既廢理邸。授敕王鴻緒輩。恐其復立。造蜚語以聞。聖祖怒。欲置之重典。衆莫敢諫。領侍衛內大臣斐德年已耄。善解人主意。聖祖自暢春園還宮。欲頒詔旨。公先日宴見曰。聞護軍統領某得暴疾。肉盡消。已骨立矣。統領素以肥碩著。次早聖祖入宮。某統領佩刀侍神武門。豐偉如故。上詰斐。斐笑曰。可知人言未足信也。體之肥瘠。現於外者。尙訛傳至此。況暗昧事哉。聖祖首肯。立罷宣詔。此皆熙鳳輩影事也。

吾意紅樓夢一書。原本既不分章回。必專寫宮闈秘事。或尙信筆直書。近於野史。未必盡合小說體裁。後值文字之獄迭興。慮遭時忌。諱莫如深。於是託之閨闈。故爲顛倒事實。以亂人目。追禁中索閱。避忌愈甚。改竄愈多。去事實愈遠。遂全爲隱語寓言之作。至雪芹而五次增刪。體裁盡變。章回顯分。惟情文之是取。致本事之愈漓。加以輾轉傳抄。後先異本。故於諸皇子影事。

不甚完全真切。令讀者難於揣測。方清之隆。卽有知其事者。亦無敢宣此祕密。迄今二百餘載。代遠年湮。益難考求真相。若必一一指證。強求徵實。反嫌穿鑿。王夢阮索隱提要云。『意者此書但經雪芹修改。當初創造。另自有人。』又曰。『揣其成書。當在康熙中葉。至乾隆朝。事多忌諱。檔案類多修改。紅樓一書。內廷索閱。將爲禁本。雪芹先生。勢不得已。乃爲一再修訂。俾愈隱而愈不失其真。』錢靜方紅樓夢考結語云。『要之紅樓一書。空中樓閣。作者由其興之所至。隨筆拈來。初無成見。卽或有心影射。亦不過若卽若離。輕描淡寫。』皆爲確切不磨之論。茲就其信而可徵者。加以辨正。非云完備。但於寶黛二人。得有影事確證。則其餘迎刃而解。卽諸說偶有出入。不必深求。至於徵引諸書。多自近來出版諸家筆記中得來。原書間多不著撰人姓氏。每不能指定出自何人。閱者諒之。

附攷

會稽趙搗叔（之謙）章安雜記云：「世所傳紅樓夢小說家第一品也。余聞之滌甫師云：（滌甫宗姓，名稷辰，道咸時官御史，會稽人）一本尚有四十四回。至寶玉作看街兵，史湘雲再醮與寶玉方完。想爲人刪去。然以刪之爲得。余意若通靈失去後，再刪數處，更有盡而不盡之妙。」魯迅中國小說史略亦云：「續紅樓夢八十回者，尙不止一高鶚。俞平伯從戚蓼生所序之八十回本舊評中抉剔，知先有續書三十回，似鈐賈氏子孫流散。寶玉貧寒不堪，懸崖撒手，終於爲僧。然其詳不可考。（俞氏紅樓夢辨卷下有專論）或謂戴君誠夫見一舊時真本，八十回之後，皆與今本不同。榮寧籍沒後，皆極蕭條。寶釵亦早卒。寶玉無以爲家，至淪於擊柝之流。史湘雲則爲乞丐。後與寶玉仍成夫婦。聞吳閨生中丞家尙藏有其本。（蔣瑞藻小說考證七、引續閱微草堂筆記）此又一本。蓋亦續書。二書所補，或未契於作者本懷。然長夜無晨，則

與前書之伏線亦不相背。按續閱微草堂筆記所稱本。殆卽趙氏章安雜記所載宗滌甫先生所見本也。此等續本甚多。然意境筆墨皆與前八十回不貫。自不如程高補本之接榫也。

馬水臣氏既稱雪芹爲曹一士。因循訪廠肆求一士所著四焉齋集。竟得一部。則乾隆十五年出版者。讀之知一士生於康熙十五年。年十五補博士弟子。爲名諸生者三十餘年。雍正四年領鄉薦。八年庚戌成進士。入翰林。乙卯擢御史。多所論列。有請查寬比附妖言之獄。兼禁挾仇誣告詩文一疏。引戴名世汪景祺等慘禍爲詞。嗣後請予寬宥。居諫垣一年卒。年五十九。中間年四十時。北游京師。假館自給。正康熙五十五年。再廢皇太子胤礽。諸皇子奪嫡劇烈時也。又十年始舉賢書。又四年通籍。仍假舊館。所云搜閱紅樓。蓋在此十四年中。其請查寬文字之獄。益以見石頭記本爲野史。而改爲小說之苦心。馬氏又言聞之故老。某府西席作紅樓夢。既成。祕其後。爲居停所知。強索閱。孝廉懼獲禍。盡旬日力。悉改原書。掩其事實。而後與之。若非指斥宮闈。何必如此。

魯迅中國小說史略。於此書本事。頗傾向胡適氏主張。而不以蔡說爲然。夫蔡書誠有可議之處。然其窺見此書本旨。爲思明譏清而作。實爲切當。若云雪芹自述生平。安見瀋陽曹氏。雖三世織造。卽有書中如此氣派耶。又安見曹氏先世。有如此勦閹耶。漢軍旗人多矣。烏在考得雪芹旗籍。卽爲有力證據耶。又安見生於繁華。終於零落。卽爲書中人物耶。要之雪芹旣止自承披閱增刪。必先有是書而後可供披閱。可加增刪。若披閱而卽居作者。則元凱左癖。必將纂官傳之著權。斗酒漁書。亦可奪孟堅之史席。古今膠論。孰過於斯。況胡氏所據四松堂集。贈雪芹詩甚多。何竟無一語及其著作紅樓夢韻事。如船山之贈闕墅者。則知增刪是書。必非曹雪芹。

或謂蔡氏索隱。雖指是書爲思明譏清之作。然以康熙兩朝。定國百年。重熙累洽。未必入心思漢尙如此。余謂不然。漢人思漢。與有清相終始。清初政綱嚴肅。故僅以文字寓意。及其稍替。卽有洪秀全及辛亥革命。卒底光復。幾句近服。所不敢知。若南中則不僅上流文士。不忘故國。

卽販夫走卒。無不思明。幼聞鄉間諺語。及社會習慣。曰生降死不降。蓋死者必改用明人服裝。殮以見明帝於地下也。曰男降女不降。蓋男人薙髮易裝。婦女則否也。三百年來。皆如一日。鄉中社廟。必供朱天君像。家家戶祝。朱天君者。以三月十九爲生日。又指三月十九爲太陽誕日。皆爲愍帝三月十九殉國作紀念也。況清初明澤猶存。人民種族思想。尤爲深切。金人瑞沈吟樓借杜詩。蓋全爲思明而作。世傳其咏紫牡丹句。奪朱非正色。異種亦稱王。特其片語耳。其及禍亦以此。（聖歎著作尙多。清初皆彼燬。世傳其批評小說。則後人僞託耳）他如金堡（卽澹歸和尚）之徧行堂集。什靜之上鍾琪書等。經焚燬者不可勝計。觀雍正大義覺迷錄。知什靜當日抱種族思想。欲乘諸王爭儲。雍正得位不正之隙。挑動內變。外由疆臣聲討。共舉大事。雖不果成。而石頭記一書。卽具此思想。成書必卽在此時。又不敢直言。恐遭焚燬。乃託之言情小說。以博社會之歡迎。使所影本事。藉得傳示後世。用心至苦。斯爲關係歷史之大文。烏得以小說目之。



文藝叢刊

甲集

宋元戲曲史

王國維著 一冊 定價六 角

本書爲海寧王國維先生所輯凡十六章自上古至五代一章宋四章金一章元六章雜論四章所論皆依據史乘文籍爬梳抉剔源流委實古證今足資參考

顧曲塵談

吳 梅 編 二冊 定價六 角

書論南北詞曲之分別按宮調之規矩平仄陰陽之差異等極爲詳明足資研習以曲者入門之助

梨園佳話

王夢生著 一冊 定價五 角

是書首論京劇徽調及昆曲次論京劇各劇之唱法末附前清咸同以來名伶小史

西洋演劇史

許家慶編 一冊 定價二 角

本書敘西洋戲劇之沿革自希臘羅馬以至現代凡西洋各國文藝名伶無不備載

讀畫輯略

一冊 定價四 角

玉卿老人著 是書專記名人手蹟第一卷辨別真偽第二卷以下斷代爲書搜羅殊備

小說叢考

二冊 定價六 角

錢靜方編 前人所作小說類有所能使讀者不易提提是書探索源委一一證明殊便參證

歐美小說叢談

一冊 定價五 角

孫毓修編 是書記歐美文學家小史及其著書大略附以論斷

嶠園春燈話

張起南編 二冊 定價六 角

邃漢齋謎話

薛昌編 一冊 定價一 角

商務印書館出版

文藝

叢刻

乙集

湯元吉譯

克拉維歌 一册 定價二角五分

此劇爲德國大文豪歌德一七七四年之少年傑作劇中情節大半本於當時西班牙京城馬德里之實事藉以表示作者的情場懺悔其結構之佳文章之美藝術之高向爲德國文學家所稱道湯君譯文亦異常流麗美婉

史推拉 一册 定價二角五分

此亦爲歌德懺悔作品之一劇中主人公費南多曾以卑劣手段誘惑其情人史推拉及後覺悟竟至自殺劇情哀婉悽惻令人讀之淚下

中國雕板源流考 一册 定價二角半 假利券

留菴著 中國雕版印書始於隋唐此書援引確實疏證詳明欲知板本淵源與中國文明者不可不讀

小說考證 三册 定價一元二角

小說考證續編 二册 定價八角

小說考證拾遺 一册 定價二角五分

蔣瑞藻編 前列三書考據極詳凡原書所載事迹與經史互異者必搜尋其來歷爲嗜讀小說與喜觀戲劇者所必讀之書

一册 定價三角五分

楊明齋譯 此爲托爾斯泰名著之一描寫人心惡念之起伏覺醒世人不少

沉船

二册 定價一元一角
徐嘯譯 是書乃印度詩人太戈爾氏所作之長篇小說討論戀愛問題至爲深切

文藝叢刊乙集
紅樓夢本事辨證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十七年六月初版

每冊定價大洋貳角

外埠酌加運費

著者 壽鵬飛

發行所 上海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上海及各埠商務印書館

Belles-Lettres Series
STUDY ON HONG LA MON

By

SHOU PENY FEI

1st ed., June, 1927

2nd ed., June, 1928

Price: \$0.20, postage extra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Shanghai, China

All Rights Reserved

幸

紅

為

聲

林

松

山

聲

聲

聲

聲

only

82



only. only.

choo

you too

only. only. only. only.